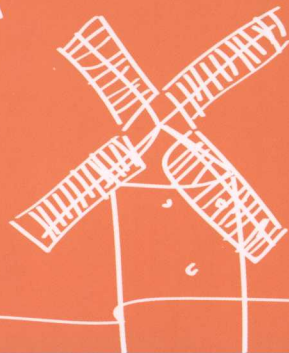


[意] 富尔维奥·埃尔瓦斯 著

张娟如 译

如果我拥抱你， 请不要害怕

Setti. < bva c c i o
n o n a u = v
p c h v c



一个意大利父亲，一个自闭症孩子，
一台哈雷，一趟拥抱惊喜的美国公路之旅
意大利狂销20万册，电影筹拍中
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听众票选年度好书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014034171

I546.55
04



如果我拥抱你，
请不要害怕

〔意〕富尔维奥·埃尔瓦斯 著

张娟如 译

I546.55
04



北航

C1722482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果我拥抱你, 请不要害怕 / (意) 埃尔瓦斯著; 张娟如译. —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080-7924-0

I. ①如… II. ①埃… ②张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 ①I546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04332号

Se ti abbraccio non aver paura (If You Embrace Not To Be Afraid)

© Fulvio Ervas 2012

© Marcos y Marcos 2012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译稿由橡实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图字01-2013-6119

如果我拥抱你, 请不要害怕

作 者 [意] 富尔维奥·埃尔瓦斯

译 者 张娟如

文字编辑 王占刚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1版 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670×970 1/16开

印 张 15

字 数 215千字

定 价 39.00元

华夏出版社 网址: www.hxph.com.cn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 100028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 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目 录
contents

	1	在出发之前 / 1
12 / 旅途中	2	
	3	迈阿密 / 16
20 / 化险为夷	4	
	5	基韦斯特 / 24
27 / 性感的意大利人	6	
	7	西班牙对抗荷兰 / 31
36 / 一次出击穿越四个州	8	
	9	新奥尔良 / 39
43 / 迷失在路易斯安那	10	
	11	在空无中 / 48
52 / 纯粹的得州	12	
	13	今天是星期几? / 56
59 / 新墨西哥	14	
	15	女狼俱乐部 / 62
66 / 哈雷摩托车中心	16	
	17	惊奇 / 69
72 / 在浆果林里	18	
	19	拉斯维加斯 / 76
81 / 给新娘的吻	20	
	21	洛杉矶 / 85
89 / 黑洞	22	
	23	都是贝利的错 / 91

如果我拥抱你，请不要害怕

94 / 瓜达拉哈拉	24
	25 噢，好贵的汽油 / 97
101 / 阿卡普尔科	26
	27 美食 / 104
106 / 再度上路	28
	29 大头或十字 / 109
112 / 从墨西哥到危地马拉	30
	31 跟着我 / 117
122 / 巫医	32
	33 登陆利文斯顿 / 127
130 / 正向频率	34
	35 威尼斯的阶梯 / 135
138 / 伯利兹	36
	37 我要走了 / 141
144 / 土伦	38
	39 地衣 / 147
150 / 哥斯达黎加	40
	41 鬣蜥旅馆 / 152
156 / 美丽的小茅屋	42
	43 巴拿马 / 161
165 / 罗克萨娜	44
	45 方法 / 170
172 / 进入蛮荒	46
	47 马瑙斯 / 177
180 / 牛和洞	48

	49	照看好他呀！ / 183
185 / 谢谢	50	
	51	可可 / 187
191 / 阿拉亚尔达茹达	52	
	53	信差 / 197
200 / 泥土	54	
	55	重金属 / 204
206 / 巴西之夜	56	
	57	安赫莉卡 / 209
212 / 滑雪大师	58	
	59	诱惑 / 215
217 / 库穆鲁沙蒂巴	60	
	61	罗曼蒂克 / 221
224 / 地球人	62	
	63	信 / 229
232 / 明天	64	



1 在出发之前

有些旅行不是在出发时才开始，往往开始得更早，有时候非常早。15年前，我正安适地乘着人生列车，身边是所爱的人和熟悉的事。突然间，安德烈把我摇醒，掏翻我的口袋，换掉门锁，而我的生活一切都乱了。不过是一句话：“你的孩子可能是自闭症儿童。”我一开始的反应是不相信：这怎么可能！应该是诊断错误吧！于是，我开始把一些原先觉得毫无意义的小事联系在一起，这才发现我错了。然后像爆发一场飓风，不，两场，或者更像刮起了七场台风那样。从那个瞬间起，我整个人都陷在了狂风暴雨里。

我在诊断后离开，进入一家咖啡厅，要了一杯没有气泡的水。

“还要来点什么吗？”服务员应该注意到了我的呆滞。

“您知道自闭症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我看着水，缓缓地喝着，好像那水可以涤清思绪，把问题冲到肾脏，再从肾脏抛得远远的。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。

“那怎么运作？”我问家庭医师巴纳尔——在我们这儿，大家都因为他那些对心脏病、冠状动脉和其他我毫无兴趣的事情的古怪论点而去

如果我拥抱你，请不要害怕

找他，我也和大家一样。

“人若是好好的，包括心脏在内，身体的每个小零件就会没事。它是这样运作的：整个生命全都罩在一个钟形罩的圆顶下，中央都是些普通的毛病，旁边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状况，生命的中间是稀释的，旁边却太过稠密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

“生命并不完美，但它有自己的力量。”

他说得没错。生命有股自己的力量，让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也能成长。有人说，和患自闭症的孩子生活，意味着像在某种特定的专制统治下生活。光是想到世界要由安德烈来控制，就让我发笑。

首先是每个星期会有它的颜色。在红色的星期里，胡萝卜、柳橙、西红柿都可以自由贸易。各类津贴补助都只会给这些获准的物品，而运送花椰菜、甘蓝菜和豌豆的车则禁止通行。到了绿色的星期，商店里会摆上原先被禁止的蔬果，装柳橙的箱子得立刻运回西西里，胡萝卜也在田里一个个排队站好，全都回到当初被拔起的坑里，无论谁都不会在那时把法国来的胡萝卜送到费拉拉¹。

对于喜欢李子和茄子的人就很抱歉了，绝不可能会有一个星期是紫色的。

“半满”或“半空”状态这类考验着最优秀的智者的两难问题，也不可能存在，一个瓶子或其他容器要么都必须空，要么都得满；原子笔笔尖要不都全在笔杆里，要不全都在外面，绝不可有些在内，有些在外，不然会有好有坏。这样是不可以的。

最好不要穿领口有拉链或扣子的运动衫或毛衣，不要让领口不经意地半开着。拜托，拉链请完全拉上或是完全敞开。不管天气冷不冷，争辩永远无效。一点小小的坚持是无害的。

无论谁都不准一整块地吃切成块的比萨。这里指的是从任何一个点开始，随心所欲地咬下一口。你得先吃白色的起司，然后吃绿色的萝

1. 位于意大利北部艾米里亚平原的城镇，为建筑艺术之都。

勒，最后——不过也只有最后——才能吃饼皮和番茄酱汁。每年应该还会过365次巧克力日。或许，这项措施不会那么令人不舒服。任何拥有室内恒温调节器的人，或他认为你有这些东西的人，都别指望他仁慈。要么关掉，要么就把它开到最大，因为不冷不热的温度不存在。

钟塔都必须配备有自动吹泡泡的机器。要在星期五和星期一有绵延不绝的肥皂泡泡，宣告周末来临，或庆祝一周开始。只要经济条件许可，在元旦、每个分点（春分、秋分）和至点（夏至、冬至），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放烟火。这会是一个理念明确的专制，但统治者却是个脆弱且需要自由的专制者。因此，我们让他自己去学校。上学以及回家的10分钟，是他仅有的20分钟自由时间。他们问：“你们不怕吗？”怕呀！很明显，我们一整天都提心吊胆。不过，每当背起背包出门和回到家时，安德烈脸上总是挂着微笑，所有的担心就都得到了补偿。因为自由并不是只需要能呼吸和有一颗跳动的心，那样是不够的。

当然，自由也不是不用付出代价，我们必须签下责任声明。我们知道，不管是对老师、警察、其他市民，还是对所有欧洲的汽车驾驶人，以及路过此地的观光客来说，让一个患自闭症的孩子自己上学都不是个小问题。

5月底的某个晚上，我无法入睡，想起几天前安德烈发出的吼叫。在遇到某些挫折后，他在屋子里四处游荡，非常不安定。我不停地问他有没有事，他奇怪地抓住我的肩膀，用从没有过的眼神盯着我看。他张开嘴，发出一声吼叫，那吼声像是穿越了时空，绵延数天。我感觉像是听见他在说：“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……”

这勾起了一些过去的情景：一场意外，摩托车抛飞出去，随后在我前方某处地上传来安德烈的呼吼；人群聚集过来帮忙，挡住，我看不到他；右腿整个扭曲，注射止痛剂，“他是自闭症儿童”；两辆救护车同时把我们分开，然后两张病床并排着……这些我们都熬过去了，但安德烈那声叫喊却常常出现在梦里，或许当时他一点也不痛苦，或许那是当时他那奇异世界里唯一能找到的声音。某种东西在呼喊自由，声音焦躁地从肺部和喉咙冲出。

我起身，打开电视又关掉电视。我随着收音机哼着，打开那个摆着地图和旅游手册的柜子，把一张旧的世界地图摊开在地毯上，绞尽脑汁地想着那些国界：克罗地亚、斯洛伐克、马其顿、摩尔达维亚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，安德烈已经起床，穿着睡衣游逛。他沿着桌子边缘，拂过沙发，检查客厅的窗户。我遍寻不着拖鞋，心想应该是整整齐齐地排在书房的椅子下。我光着脚踩到一片纸屑，接着又是一片，直到我看到桌上一堆更细的纸屑，是我那张旧世界地图。那堆世界的碎片原本是要进纸类回收箱的。

“安德烈，安德烈。”我咕哝着。我没有生气，完全没有。

他的表情有点忧郁。“没关系！世界变得很快。”然后我想到家里的报纸杂志常常“粉身碎骨”，只因安德烈以一种令人佩服的精准度工作着，仿佛要留下语言的碎屑给那些在我们房间里飞着的隐形知更鸟。

再过一个月学期就会结束，学校会开始放假。朋友们会送孩子去夏令营、卡珊蒂诺山区²，享受一个星期的天然森林美景，或是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，或是带他们去露营，或为孩子们院子里空出一块地，让他们踢球。这些都很好，小孩们就是需要放空脑袋，需要玩耍。

但事情落到我身上却还是一样复杂：谁陪安德烈？在哪里？我们要让他做什么？那些都适合他吗？作息变幻，行程满满，心里总不那么踏实，直到9月。

会累，是人性。

每一次遇到困难，每一次卷起袖子解决问题，都像是买了一张车票，这张小小的车票总会带你到下一站。

不行！今年不要这样。要是必须这么费劲，那力气就应该花在真正的历险上！

就算只是等待安德烈放学回家，或在人群中与他追逐，我们一直都在旅途中。已经到了出海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放胆一游。

大旅行的念头犹如病毒，在心里悄悄蔓延，没有明显的迹象。我不

2.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森林国家公园。

觉得这次旅行需要有详细的计划。对安德烈来说，每一天里，每个小时都是无法预期的，而对我来说，也将是如此，该来的就来吧。一天早上我去接从学校放学的安德烈，他快步走来。我问他想不想来个特别的假期，但在某家院子里晾晒的衣物吸引了他，他跑了起来，开始把一些床单挤成一堆，掰开小夹子，拉直袜子……

“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好吗？”我问。

安德烈瞥了我一眼，微笑着。

“安德烈，我们去美国如何？”

“美国好好。”

站在那些只有安德烈知道怎么重新整理的床单前，我告诉自己：“我和安德烈将会在尽可能与可想象的范围里穿越整个美洲，探访两个或三个地区，我们俩会像探险家一样，整个夏天四处乱走。”

休息站、防水毯、快餐、友善的人、匆匆走过的人、路旁打招呼的人……出去，走上一个月或两个月，或是遇上让我们疲惫的事，或者找到一个让我们感到很自在的地方，或是一个对出门还要老爸跟着的安德烈而言很棒的地方，直到我们累了才停。在那些地方，人们不会总是对我们说：“等一下！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是来捣乱的吗？”我们哪有捣乱？不过是安德烈将撕碎的纸屑到处撒，爱摸人家的肚子和慷慨地到处献吻。好！我们会注意，会评估状况，我们不找麻烦，美洲，你就多包涵一下！

“你要忍受有自闭症的安德烈。”安德烈这样写给我。我想知道他对我们一起旅行的看法，于是我和妈妈一起在电脑前讨论。安德烈不习惯单独跟我“笔谈”，他习惯有妈妈陪着。

他的回答让我有点错愕。

我一定会忍受安德烈的，他还会想到什么？“你别担心。”我对他说，“你也要忍受我啊！”

我问安德烈比较喜欢哪一种旅行，要安静的，还是热闹的？“安静和热闹都要。”他写道。两个都要，很好！安德烈，太棒了！这将会是我们的旅行，会是个奇异的、充满活力的、有点探险且有点疗愈的旅程。

一如往常，我惊奇地看着安德烈敲着键盘，那动作是每敲下一个

如果我拥抱你，请不要害怕

字母前，拳头要捶一下心脏。捶心脏，敲字母，敲字母，敲字母，捶心脏，一个单词完成。

外面的世界像泥石流又像雪崩般地进入安德烈的内心。他没有抵抗，没有防御，像海绵一样全数吸收，光是看就会了解，他有个不同的本质，完全属于他自己，真真实实的。他用声音表现出来的是毫不连贯、没有表情的词汇，如房子、转圈、绿的那个……而他的回答听起来很机械化，会重复问句里的部分词汇。那些流渗出来的是浓缩过的精华，是炼金师从少许的词汇拌以强大的回声所蒸馏出来的。我们只需要学习去倾听即可。

安德烈经过多年的练习，加上有人引导、协助，才学会可以用电脑写出完整的句子。还是有人对我表示他们对这种学习法的困惑，很多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所看到的。我以为显现在屏幕上的句子是在他身边的人插手干预的结果。但后来，我很惊讶地看到，安德烈学会了自主。现在他可以用电脑书写，不再需要有人引导他的手臂也可以说出他对许多话题的想法，例如，自闭症、生命和爱。我保存着所有他写过的文字，从最奇怪、最无意义的到最动人的都有，这些都是从他的世界里所寄出来的书信。

我临时决定了出发日期——归零点，我们出发的原点——为7月6日。我原想要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出发，在独立日启程也许更安全，可惜没办法。

“什么？旅行？啊！不好吧！”老师和其他家长马上这样说。自闭症患者只有在可预期的情况下才会感到自在，他们喜欢惯常的规律性，无法忍受太多的改变和变动。那我还在期望什么？这可以理解，很正常的，应该是我太过莽撞。于是我向安德烈的主治医师们寻求建议，而他们也不鼓励我这样做。

“因此最好是把他留在家里。”

“对，就是家里……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安排一个轻松的假期。乡下到处都有安静的地方。”

“例如？”我问。当下我了解到，绝不要指望医师们会太精确。

“耶索洛³？”

“那里的海滩，人太多……”

“那去山上的景点。”

“哪一类的？”

“多洛米蒂山区⁴……”

我看着这些医师们，我当然尊敬他们，可是我不能忘记，在安德烈身上已有了各种疗法的痕迹。为了治病，他已经旅行了够远、够广，从我家到米兰，到热那亚、瑞士、摩德纳、波隆那、锡耶纳，或到普利亚上课，这些路程加起来都足以环绕地球了。通过各种疗法——有德国疗法、美国疗法、法国疗法，还有传统医疗法、实验疗法、心灵疗法，安德烈也认识了半个世界。我们总是充满信心，接受建议、帮助和忠告，我们总是向前看，不带成见。现在我们要用另一种治疗方法，我感觉它会有效。我们将会像空气一样度过三个月。

比较亲近的朋友们立刻就意识到我在讲的不是度假，而是自由。

“那你要去做什么？”

“去找蓝色毛虫。”

他们都知道安德烈弄丢了他最爱的布偶，那是一只蓝色的毛虫玩偶，在他开始接受治疗的阶段里弄丢的。我也颇喜欢毛虫那软软的身体、特定的颜色、顽强的意志、贪吃的样子，还有它们在枝叶边缘，或悬吊在空中，或在地上展现的平衡感。

“那你们找得到它吗？”

“我们试试看。”

大家听得睁大了眼睛，他们也开始不耐烦地问我们去哪里，怎么去，时间是在何时。听着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想象这次行程最开端的路线——骑摩托车延海岸线跨越美国，然后南下或者往上，但谁知道？我还完全没想到回程。你看，说得好像安德烈有办法让我可以一直旅行下去。

一丝恐惧升起，而那是必然的。

3.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省滨海的城市。

4. 位于意大利北部，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一支。

如果我拥抱你，请不要害怕

下了一整天雨。我躺在床上，安德烈也显得焦躁不安。看来我们应该进入旅行的精神状态，口头聊聊根本不算出发。我抱着安德烈，对他说：“我们应该来为旅行做点训练了。”

“旅行，爸爸。”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了。”

“你不能让我失望哦！”

“要乖乖的。”

我们开始骑摩托车长途旅行，我跟安德烈说要抓紧，想象是在美国旅行，美国有飓风和龙卷风，所以得抓得很紧，于是他使尽力气，差点让我窒息。我们骑了好长一段路，我注意到安德烈始终紧紧抓住我，一刻也没放松，正如他也没有忽略过路上的任何细节一样。

“安德烈，我们要去哪儿？”

“到最远那边。”

安德烈确实精准得有如导航卫星。我们上车、下车、停在休息站、加油、吃东西……因为现在休息站都仿效美国，我们就能在早上，甚至任何想吃东西的时候去吃。

“我们现在要爬山坡喽，你要戴好安全帽，我会检查。”我说，因为安德烈总是不戴好安全帽。好几次他一跳下摩托车，等都不等，就溜烟儿地跑了，我连安全帽都还没拿下，他已经不见了踪影。“注意！安德烈！”我说，“眼睛要盯着爸爸！”

“眼睛要盯着谁？”

“盯着爸爸！”

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路上，我指着警车，要他看上面的警示灯，我们模仿警笛声，用手指当枪，射击假想的郊狼——我们假想阿尔卑斯山某些山路上郊狼盘踞，这是我们的演习，帮助我们成为一支小而团结的队伍。我们寻求一种可以接受的合作模式，让彼此能互相了解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就拼命地看各种美国影片，我希望他在心里记住一些小细节，而不要登上月球后却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石头。

“约翰·韦恩是谁？”

“约翰·韦恩好耶！”

“什么好耶！他是牛仔！”他笑了。

一切都没问题，我对自己说。“安德烈，我现在要告诉你我们要走哪一条路。我们从迈阿密左转到基韦斯特，穿过佛罗里达，然后到亚拉巴马、密西西比、路易斯安那，然后我们就会到洛斯……洛……⁵”

“落到医院。”

“不是医院！乱讲。是洛杉矶！然后呢？要是我们累了，要在洛杉矶做什么？”

“累了，爸爸。”

“我们会累吗？”

“会！”沿海岸线走，这是经典路线。经典路线就是保险的路线，不然为什么叫经典？我们只需预订摩托车和迈阿密的旅馆就够了。

一家人——我、妈妈和安德烈的弟弟——为了这次分开而聚在一起，还有我们的小狗菲利普，它是不能缺席的。它到家里的第一天，安德烈给它的热烈欢迎就是把它扔到窗外，那时候菲利普才两个月大，还没学会飞行！我看着安德烈，在电脑上给他打一个句子：“嗨！再过不久我们就要出发了。”

安德烈异常有活力地快速回答道：“我们玩得愉快，谢谢爸爸。”

父：你知道我唯一害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万一我们走失了，再也找不到彼此。你有什么想法？⁶

子：我和爸爸在一起。

父：如果是你迷路了，找不到我，你怎么办？

子：我死掉。

父：你才不会马上死掉。死掉前你会做什么？

5. 原文父亲说 los... los，儿子接 lospedale，正确写法为 l'ospedale，指“医院”。

6. 为尊重安德烈家长所提供的原始文稿，在本书中法兰哥与安德烈在电脑上的对话，以标楷体呈现，未加更动与润饰。

如果我拥抱你，请不要害怕

子：看看四周。

父：那如果你过了很久都没再看到我，你会……

子：我喊爸爸。

父：可是，如果我们走散了，直到晚上我都没有出现……你怎么办？”

子：我坐在咖啡厅里睡觉等。”

父：好。你知道还有一件事你应该做吗？一看到警察过来，就要抓住他不放，知道吗？

子：是，好。

父：那你要跟他说什么？

子：爸爸跑掉了。

父：你要跟他说Lost，英文的意思是你走丢了。如果警察是说西班牙语，你要说Perdido，知道吗？

子：Perdido。

父：那你准备好要探险了吗？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哪儿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，还要适应路上的一切。

子：安德烈准备好了。

父：出发前你还有什么事想要问或想知道的？

子：爸爸开心吗？

父：很开心，我等不及了。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旅行……

子：我们是探险旅行家。

父：没错！你害怕什么东西吗？

子：没有。

我要他跟弟弟打个招呼。“哥哥不在你要乖。”

还有妈妈。“嗨，亲爱的妈妈，我给你很多吻。”

我们都很激动，就像一组执行月球任务的航天员，但天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足够的训练。他们还问我，在美国地心引力是不是比这里小，我们在那里会变得比较轻还是比较重……

出发前不久，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阵担忧：我跑到写字台前，在抽

屉里翻找安德烈写的文字。我把最美的和最打动我的部分剪下来，决定把它们带在身上，再带上写有朋友建议的必游景点的便利贴。

这是一场纸张的旅行。

我度过最后一个单独一人的晚上，尽可能理出一个轮廓——我们只需要两个背包来装摩托车服。我计算过我们所需要的内裤数量，以及每平方公里内的洗衣店比率，最差也不过是我们只穿着粗糙的牛仔裤，还没听说过有人被粗糙的牛仔裤磨死。

在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应该带多少双袜子的当下，我将数量减半，即使臭袜子确实会使人变得更孤单。我们也可能会遇到麻烦的状况，要问人家该往这里还是那里走，而他们却在靠近时被我们熏昏，于是我们会被挡在最好的景物之外。

此外，我尊重妈妈的预估，也把牛仔裤数量减半，因为女人总是对实际情况有种神奇的感知，不会让你遗漏什么，她们会把行李打得像仙女保姆包萍的包包⁷，然后宁愿塞进六条牛仔裤也不要带卫星导航仪，运动衫也绝不要太多。没错！我还带了安德烈的魔术棒。“你带魔术棒做什么？”我问安德烈。“魔术棒……魔术棒……”我被他说服了：“一点魔法念力应该会有用的。好，羽绒衣、拖鞋……”我语无伦次，声音高高低低，重要的是通通都用得到——沐浴乳、牙刷、照相机、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护照、信用卡和一些钱。停，不能再装了，还缺什么路上再买吧。我带着旅行的感觉，一边想一边进入了梦乡。

从其他人的评论里我感觉得到，或许他们认为这件事有点吹嘘的成分，像是骑马度过急流一样轻而易举。它应该也是。若是相反的，换成是安德烈带我出去呢？

某些旅程的出发有着神秘的动力，你必须从身心之间去了解这股从内在驱动的力量。你必须走出去，了解它……

7. 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作家特拉弗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畅销小说《保姆包萍》里的仙女保姆包萍，1964年改编为同名电影，中译为《欢乐满人间》。仙女保姆包萍的提包看起来简单，体积也不大，里面却包罗万象。